



诗歌隧道

立秋

居洪义

炎光犹未休，爽气已初浮。
叶落空阶响，云生远岫悠。
风荷擎瘦影，新粒灌浆稠。
坐看星河转，方知又入秋。

游南湖公园

王鸣宇

霞染南湖锦垂幔，欣游由岸沐晴晖。
亭偎碧水荷花艳，雀啣青枝杏子肥。
听逸韵，赏英蕊，吟朋揽胜乐相随。
临风一曲夕阳颂，醉看蒹葭笑屡非。

郊外

王玉洁

潺潺溪水绕城东，沙地安然搭帐篷。
秋景宜人人不老，孩童欢乐乐其中。

题群马过河图

薛晓轩

万马天河渡，他乡绿草寻。
波涛安可挡，昂首欲长吟。

篱外胡桃

辛长萍

春意赫然枝上头，风凉雨果落温柔。
杜康伞下何须雨，分我困愁解我忧。

乡 愁

王敬玲

摇起来的感觉，很轻，很柔，很惆怅。像檐角的游丝，如腮边的泪痕，思绪漫过门槛，老屋还在，脚印陷在故乡的泥土里，心儿却漂泊成断线的纸鸢。

门前，溪水不肯回头。涟漪里的月影，瘦成了陌生的轮廓。

屋后的鸟，扑棱棱惊起，啼声钝了，撞碎多年前的薄雾。

我不是归者，是秋风卷来的落叶，匆匆扫过院子，忙忙碌数着年轮，岁岁又年年。

晃起来的感觉，是软得托不起来的叹息，是晕得不辨东西的踟蹰，迷惘爬上篱笆时，旁边的老树还在，根扎进记忆深处，叶却交出了往日的青翠。

手里的果实，结着风的指纹，锈着雨的瘢痕，岁月没能赠予它期望的丰硕。

眼里的亲人，插上翅膀，飞得生风。日子快节奏，快马加鞭追赶时，跑丢了来时的影子。

幸福，太像风铃，太像掌心的碎银，不轻易碰响，也不随便推开。那些发亮的时光，适合留在故乡，在炊烟里，轻轻摇，悠悠晃，袅袅遙想。

轻摇的烟火

王秀娟

现在，我把我的时间，一部分用汽车，送给了乡下。

不去计较七月的太阳，能否灼伤我。阴郁和开阔已和解为相同的风景。

白天，云在头顶捻白成诗。夜晚，星星牢牢守住老房子，我只需要坐在窗边，用晚风梳理疲惫，我便在这一刻，又回到了青春。

当我从父亲手中接下一小块房前的菜地，那种踏实的心态，深入我心中温柔的部分。

种菜，浇水，施肥，收获，用割舍不下的情怀，连接着过去和现在。

当村庄里那朵最低的云，落入燃烧的风中。落过雨的夜晚，那些蔬菜开心地把雨水穿在身上，在每一朵紫色的豆角花身上，都像住着一枚月亮。

此时，看不见星星，却听得见蛐蛐和蛙的鸣叫。

轻摇的烟火，像溪水一般，漫过寂静的小村。

硝烟散尽处 国歌正嘹亮

——写在抗战胜利 80 周年之际

刘雁

热浪裹着火车的轰鸣驶入大连。旅顺口——这座深嵌民族伤痕的海疆要塞，在酷暑骄阳的炙烤下更显肃穆。滩涂上的耐盐蒿草顶着暑气倔强地舒展着绿意，像极了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，以沉默的姿态，把百余年的过往轻轻铺展在来访者眼前。星海大桥的弧线蜿蜒入海，恰好串联起此行的核心：每日四场，场场座无虚席的《印象·旅顺口》实景演出。这部由张艺谋导演团队于2017年倾力打造的作品，早已跳出“风景展演”的范畴，成了这片土地最鲜活、最动人的“流动历史课堂”。

拾级步入依山傍海的剧场，热浪里涌动着观众的期待，连过道台阶都坐满了人。我刚在角落坐下，身旁一个眉眼清秀的小姑娘便递来一枚泡沫小坐垫，柔软的触感瞬间拂去几分暑热带来的焦躁。目光扫过全场，带孩子来的家庭格外显眼——孩子们睁着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，书本上“甲午战争”“‘日俄战争’”“抗日战争”那些遥远而抽象的名词，即将在这真实的山海间，被炮火、呐喊与热血重新勾勒出滚烫的轮廓。

当渔村安谧的生活被第一声炮响炸破，当同胞的悲鸣裹着海风钻进耳朵，当侵略者傲慢的铁蹄踏碎荧幕里的家国，孩子的哭声、妈妈的撕心裂肺、渔夫们奋力拼搏中一次次倒下、当三万妇孺同胞尸横遍野，当透视侵略者像魔鬼一样的狂妄狰狞……历史终于挣脱了教科书上冰冷的铅字。真人实景的演绎带着磅礴的力量，既是席卷视听的感官冲击，更是直抵灵魂的历史叩问。屈辱与抗争不再是纸上的描述；孩子们稚嫩的脸庞会因剧情紧绷，会为同胞的苦难蹙起眉头，会有泪光在眼眶里打转；有个小男孩攥着拳头，憋

红了脸大声喊出“打倒小日本儿！”这份浸染在场景里的震撼，是课本上的文字永远给不了的深刻。

演出终章，是整场最撼动心魄的时刻：舞台上的硝烟渐渐散去，碧海蓝天重新铺满视野。就在这时，一列海军仪仗队员身着雪白军装，迈着铿锵的步伐登场。鲜红的五星红旗在他们肩头迎风展开！那抹耀眼的红像一缕阳光，刺破了所有残留的阴霾，在海天之间猎猎飞扬。紧接着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前奏骤然划破长空，像惊雷落在每个人的心坎上！全场数千观众，老人扶着座椅起身，年轻人挺直脊背，连怀里的孩子都被父母轻轻扶正——所有人自发肃立，动作整齐得仿佛早已约定。我的喉咙猛地一紧，热浪混着情绪往上涌，眼眶瞬间发烫。身边的孩子踮着脚尖，挺得笔直的小脊梁透着认真，用还带着奶气却无比坚定的声音唱起来：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童声的清亮与成人的厚重交织，汇成磅礴的声浪，撞在山崖上，裹着海风回荡在海湾里。那一刻，历史的悲怆与当下的豪迈在胸中激烈碰撞，积压的情绪像火山般喷涌——是对过往苦难的痛惜，是对今日强盛的自豪，更是身为中国人的爱国情怀，在胸膛里烧得滚烫，久久不息。这场没人组织、却人人参与的国歌合唱，是演出最动人的华章，更是一个民族精神最鲜活、最滚烫的凝聚。

走出剧场时，热风依旧吹得人脸发烫，心像被什么东西填满，久久不能平静。转道旅顺博物馆，展柜里青铜器的幽暗光泽，仿佛还映着剧场里未散的硝烟；“镇远”“济远”舰的残骸铭牌上，斑驳的锈迹里似能听见当年的炮声——它们不再是冷冰冰的展品，而是实景演出里那些震撼画面的“实

物注脚”，把历史的细节牢牢钉在眼前。值此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，站在这片曾被血泪浸透过一遍又一遍的土地上，更能懂得旅顺口的分量。它不只是地理上的“渤海咽喉”，更是民族精神的“试金石”——它见证过甲午海上的沉船与哀痛，经受过日俄列强的铁蹄与魔爪，最终在1945年等到了光复的时刻，成了中华民族从苦难中站起来、浴火重生的见证者。

回望军港方向，万忠墓纪念碑塔直直矗立，像一座刺向青天的无字丰碑，把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刻在天地间。它和剧场里爆满的观众、和那首同唱的国歌，拼成了一幅跨越时空的画面。历史从没有走远，它正借着实景演出的光影，借着博物馆里的文物，借着纪念塔的沉默，警醒着每一个今人——尤其是那些在剧场里睁大眼睛，把一切记在心里的孩子。文旅艺术点燃的那簇“记忆之火”，正通过每日四场不停歇的演出，把历史的记忆、不屈的精神，一点一点植入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里，生根，发芽。

离港的汽笛拉响长音，车过跨海大桥时，旅顺口的轮廓渐渐融进远处的热浪里，可风里隐约还飘着国歌的余韵，绕着山海不肯散去。旅顺口啊，你让这八月的海风带过来的，不只是海水的咸涩，更是一个民族百余年用热血与烈火淬炼出来的真理。唯有把苦难刻在心里，才能真正懂得珍惜今日的强盛；唯有代代传下去——传下去剧场里那首自发响起的国歌，传下去那份挺直脊梁的坚定，传下去所有人同频共振的心跳，才能筑起一道永永不坍塌的“精神长城”，护卫着这片土地上的和平与尊严，一直到永远。

九旬老母

陈大宏

我的母亲于1936年出生，按虚岁计算90岁。她出生于一个小镇的经商之家，在她8岁那年，我的姥爷送她到私塾读书，她是同龄人中少有的“文化人”。母亲17岁那年只身一人去了哈尔滨，在母亲表哥的介绍下，在当地一个医院做了一名护士。母亲的相册里至今留有一张黑白的合影照片，照片背景是一个三层楼的医院，照片里，母亲梳着不长不短的麻花辫儿，穿着白色的护士服。

我问过母亲，没有学过医护专业知识的她怎么能当护士呢？母亲说，解放初医院缺少专业医护人员，像母亲那样有文化的人，能看明白医生所下的处方，就会配药用药。母亲的生活轨迹本来会向着光荣的白衣使者的职业方向延展，没想到出现了一个大拐点和大转弯。

姥爷捎信给我母亲，让她回家结婚。原来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与父亲有了婚约，我的爷爷家是普通的农家，当时爸爸在镇里的中学读书，但是他已经20周岁了，达到了当时法定的结婚年龄，所以两家老人就让他们完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母亲的举动可谓“惊骇”：她先请假，坐完火车又转汽车，回到镇里，母亲没有回家，而是直接到了父亲所在的学校，凭着仅知道的父亲的名字，找到了从未见过面的父亲；然后，母亲就回到姥爷家，按照约定好的日期和父亲结婚了。后来母亲和我们说过，她就是想见一见父亲是什么样的人，如果不可心，就弃婚，回哈尔滨继续当护士。

结婚后的母亲就随着父亲去了农村老家，变成了服侍公婆、相夫教子的农村家庭妇女。父亲中学毕业后就在老家公社（现在的“乡”）当了一名老师，母亲的文化水平不比父亲低，但是，在那样一个落后闭塞的乡村，哪里会有母亲的就业岗位呢？父亲后来被调到公社的教育组，忙着筹建各村的小学。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忙里忙外，侍奉年迈的爷爷奶奶，照看三个年幼的孩子，同时侍弄房子前面一个很大的园子，园子里有着应时节的各种蔬菜，菜地旁边两棵沙果树，还有十几垄土地种着玉米。有一年，我家西红柿大丰收，左邻右舍的小孩都到我家园子里随便吃西红柿。我们摘下西红柿，并不清洗，蹲在地上，囫圇吞枣地吃掉，然后又跑到旁边的玉米地捉迷藏。

1975年5月的一天，父亲突发脑出血，因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而撒手人寰。那一年，母亲39岁，哥哥18岁，姐姐13岁，而我刚刚能扶着炕上的窗台蹒跚走路。按照当时“接班”政策，哥哥可以“接班”参加工作，但是母亲不想让正在读书的哥哥中途辍学，于是政府给母亲安排了工作。母亲放弃了到学校教书的工作，而选择到当地供销社当售货员，因为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，商店社交平台比较广，并不是母亲喜欢外交，是因为生活所迫。当时我们一家人都是吃“红本”（国家供应粮）的，不缺粮食，特别是当时农家稀缺的白面粉，在我家是家常便饭。但是，要把米面煮熟，是需要燃料的，俗称“柴禾”，主要就是那些枯干的玉米秆、高粱秆，落地的干树枝、干树叶。当时的柴火都是村队按量分配给“农户”，而我家没有到田间干活的劳动力，所以每年怎样弄到那些干枯的柴火，曾经让父亲绞尽脑汁。而母亲选择到供销社上班，是为了与下面村社的干部有机会“业务联络”，进而方便走后门弄到宝贵的燃料。我依稀记得：有一天天空飘着雪，有人给我家送来一马车的玉米秆，母亲和哥哥姐姐那满脸兴奋的神情。

母亲在50岁就退休了，先后帮着哥哥和姐姐家带大了小孩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她由“管护者”变成了“被管护者”。在85岁那年，母亲突然患脑梗，抢救后，不但行走艰难，而且口齿表达不清，就由花甲之年的姐姐天天照料着。担心把姐姐这个“小老人”的身体累垮，哥哥和我曾经商量为母亲找一个高档的养老院，可是想到母亲奉献家庭的一生，我们无论如何难以开口，或者说羞于启齿。

我经常赶在周末休息时去照料母亲，听着她模糊不清的话语，如同听外语一样，从她连续不断的话语中勉强能听懂几个“单词”，再结合我的揣摩，有时能明白二三分语义。我开玩笑说，母亲创造了“赵氏物语”（我母亲的名字是赵玉琴）。母亲的耳背也越来越严重，更多的时候，她借助助听器，我们凭着“惯性”，能交流日常的生活需求。但是无法进行日常的“唠嗑”！望着母亲老态龙钟的样子，我想起相册里母亲穿着护士服的青春洋溢的模样，总觉得很恍惚。我时常想，母亲当初从哈尔滨辞职回来结婚的决定，是因为见到了父亲，而当时他们说了些什么呢？是父亲的什么优点吸引了母亲这个知识女性放弃城市的工作，回农村当家庭妇女呢？很多的好奇再也无从知晓了，强烈的遗憾感涌上心头，以前有很多机会，为什么没能和母亲好好地聊聊天呢？

每次我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在小区的亭子里小憩，母亲总是深情地凝视着眼前的绿草和绿树，有时望望远处的天空，她沉默着，眼神平静而眷恋。

我的九旬老母啊！



处暑

王金凤作

盛夏长白行

魏立强

盛夏时节，我和爱人及其他三位同学，五人约定同游长白山，从白山市出发，共同感受盛夏时的长白山。

我们午后从白山市驾车去临江市。车子行进在长白山中，路两旁群山叠嶂，绿意葱葱。炎夏之时，窗外的丝丝凉意，正好洗涤充斥天地间的暑热，给我们带来些许清凉世界。车行不远就到达了田同学工作生活三十年的临江市了。鸭绿江傍城而过，这一段水势平缓，静水深流，犹如母亲温暖的臂弯，临江恰似躺在这臂弯里的宠儿，恣意生长。江对面朝鲜的房屋清晰可见，就连路上稀稀落落的行人也尽在眼中。他们现有的“聚落”形态酷似我们国家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矮矮的房屋、灰黑色的屋顶、土路扬尘，有的地方却能见高高纪念碑或纪念碑，朝鲜两代领导人的画像色彩鲜艳耀眼。

到临江的第一站，田同学细心安排，早就约好了带我们去参观“四保临江纪念馆”。车行至猫耳山南坡，苍松翠柏掩映处，山风掠过林海，松涛声里似有金戈铁马隆隆回响。纪念馆巍然屹立，“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”九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。一进纪念馆展厅大门，陈云、萧劲光、肖华的金色塑像凛然入目。讲解员熟练讲解展厅内陈列着的锈迹斑斑的证物：杜光华师长的军大衣静卧展柜，领口磨出的毛边，似乎还带着将军的体温；一把从冻土掘出的机枪，枪管扭曲如濒死的肢体，铁锈是它凝结的血。展柜内陈列的靴鞋，鞋底冻成冰坨儿未融化，当年脚穿它的士兵，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寒夜行军，每一步都踩在生死线上。

回望战争时代的峥嵘岁月，珍惜当下的幸福年代。我们驻足鸭绿江畔，对岸朝鲜的山影淡如青烟。不远处那座弹痕累累的鸭绿江大桥横跨江面，斑斑弹孔如历史之眼，凝视着此岸的繁花似锦，江水汤汤，将血色烽烟卷入碧波，奔流向海不复回。这壮美山河、国泰民安是无数先烈浴血奋斗换来的，他们给予中华民族的收获与荣光，像座座永驻的丰碑，不褪色、不枯竭，就如这滚滚的鸭绿江——万古不废大江流。

我们五人经过商议，义无反顾决定沿 G331 国道溯江而上，驱车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，而后由此前往长白山南景区。之所以说“义无反顾”，是因为 G331 国道有的路段正在修路，有可能耽误行程。既然来一回，就不留遗憾，决不能错过这最美国道 G331。“最美国道”真是“道如其名”。一侧青山连绵不绝，一山刚刚退去，一山又迎面而来，山色青翠葱茏，草树丰茂；另一侧鸭绿江汨汨流淌，阳光散布，波涛粼粼、浮光跃金，对岸异国风情也尽收眼底。我们并不着急赶路，车子在山野中江河畔徐徐行进，所见所感无不令人心旷神怡、神清气爽。

隔天的清晨，我们自驾到长白山南景区游客中心。之后乘景区的摆渡车登顶，随着海拔逐渐抬升，云雾升腾、时雨时晴。不同海拔有着不同植被覆盖，有一年只生长三个月的百岁年龄的岳桦树；有形态婀娜亭亭玉立的高原冷杉；有芳草萋萋别有佳处的高原台地；有雾凇流云、有峰回路转；有置身云端仙境的畅快之情……

到了山顶的游客中心，听下山的游客说，能看见天池！我们一路快步走，天池、天池，果然能见到天池！云水相接、天水相连，分不清哪是水中倒影，辨不出哪是苍穹云天，偶有云雾飘来，天池被半遮半掩，更具另一番风韵。随着天光云彩之变，仔细观察天池也有深浅明暗之别。褐色、白色、蓝色、金色、绿色，这是个多彩的世界，任由人们纷纷赞叹、啧啧称奇。田同学解释说，白山本地人把能见到天池的全貌称之为“开盆儿”，反之叫作“关盆儿”。她说这是她看到天池最美、最清晰，也是“开盆儿”时间最长的一次。我和爱人也有同感，我们去过西坡和北坡，但观赏天池还当属这次最好。

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我们五人既非仁者，也非智者，只是共同畅怀山水、溪山入画。我们饱览长白山的壮丽秀美，叙谈四十年的同窗情谊，甚至谈到工作上的些许感悟，我们只愿心存美好，在山在水，更在行进人生的未竟旅途之中。